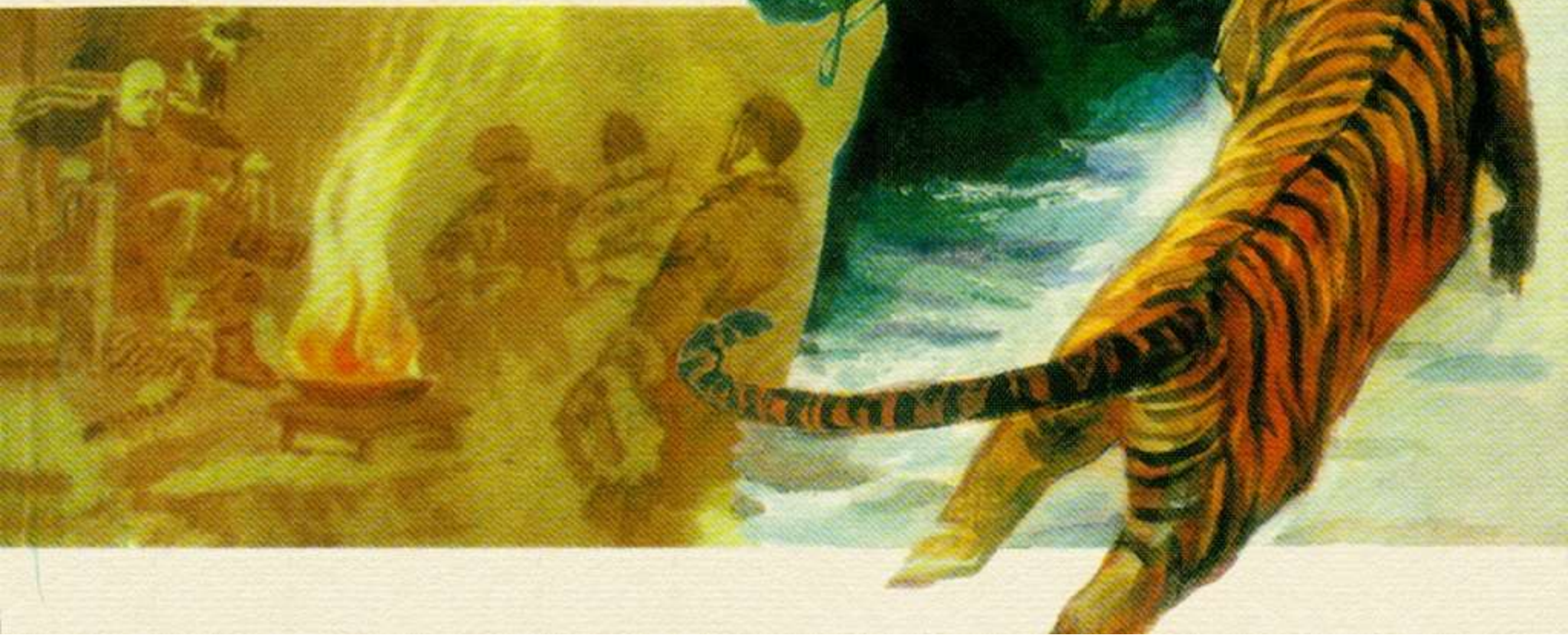


林海雪原

③ 深入虎穴



林海雪原

(三) 深入虎穴

原著：曲 波

改編：王星北

繪畫：羅 興
王亦秋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【內容提要】

這是根據曲波的長篇小說《林海雪原》編繪的。

上集《三路進兵》，寫小分隊的戰士們，擒住一撮毛，抄獲了奶頭山許大馬棒的「先遣圖」。然後分兵三路，繼續追擊敵踪。

本集敘述楊子榮單人匹馬，深入威虎山敵巢，在座山雕手下充任了團副，同時小分隊在夾皮溝發動群眾，組成了民兵大隊，練習滑雪，積極準備殲滅殘敵。

下集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寫楊子榮與小分隊取得聯絡，消滅座山雕的故事。



楊子榮離開小分隊後，騎着從奶頭山繳來的快馬，隨着傻大個的脚印，一路而去。他現在滿腮胡子，頭髮長長，活像一個土匪。



每隔五、六棵樹，他就用匕首把樹皮削下一小片，作為記號。第四天早晨，他發現前面不遠的地方，出現了一片樺樹林，他知道威虎山快要到了。



他找到一棵小樹，用匕首挖下一塊樹皮，把裏面挖空了，再把樹皮堵在原來的位置上，看不出有一點痕迹。又從腰間掏出一塊黑石頭，擱在杈枝上，作為聯絡的暗號。



忙完了這些，他才牽着馬穿過樺樹林，在一個小山包脚下，重新喂了馬。他自己也從飯袋裏掏出像石頭一樣硬的高粱米飯團，喀喳喀喳地啃起來。



突然，馬嘶叫起來，顯出十分恐懼的樣子。楊子榮忙扔掉手中的飯團，操起槍，掩在一棵大樹後面，向周圍瞭望。



隨着一聲吼叫，從灌木叢裏竄出一只東北虎，張着大嘴，豎起尾巴，向馬撲來。楊子榮還是第一次看到活虎，祇覺得心頭怦怦亂跳，手中的槍也不住顫抖。



他貼緊樹幹，把匕首用力插在樹上，再把槍架在匕首上，不使它抖動。然後瞄準虎頭，滿有把握地一扣扳機，誰知道這是一顆臭子兒，沒打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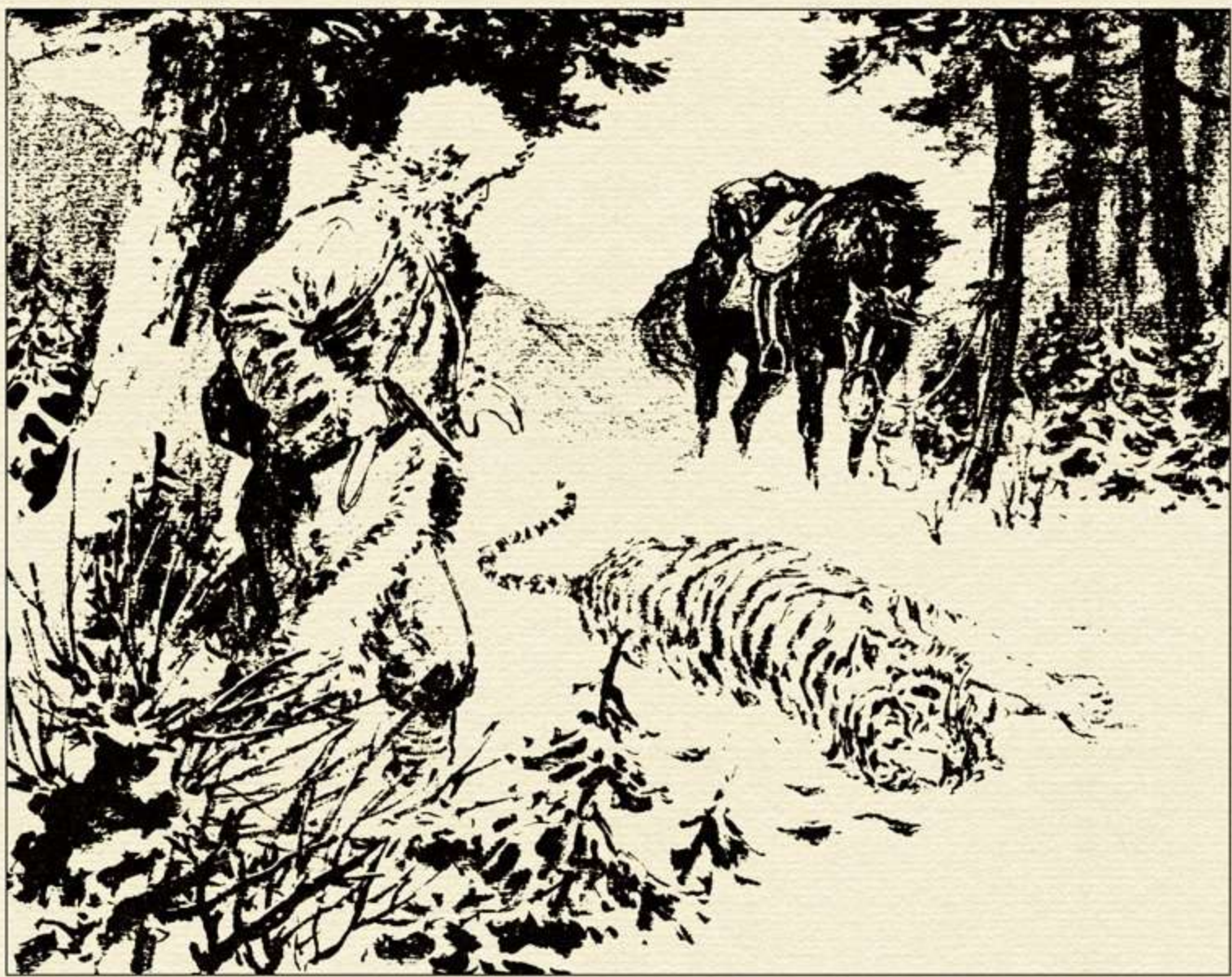
老虎一點也沒有察覺，繼續向馬撲去。楊子榮驚出一身冷汗，連忙抽出大肚匣子，向它「嘩」的一梭子，沒打着。老虎一驚，在地上打了個滾。



老虎把前爪向地上一按撲上來，楊子榮「砰」的一槍，打中了老虎的一祇前腿。老虎狂嘯一聲，張開大嘴，迎面撲來。就在這一瞬間，楊子榮把槍口對準虎口，又是一槍。



槍彈通過老虎的口腔，從腦蓋骨裏穿了出來。那
祇東北大虎頓時鮮血直冒，倒在雪地上，尾巴亂絞了
一陣，死去了。



楊子榮吐了一口氣，正想把虎埋了，忽然前面林子裏走出五個人來。他們在離楊子榮不遠的地方，一字兒排開，其中一個身材高大、滿臉麻點的人，用黑話問楊子榮。



楊子榮一聽，心想：「來得好順當！」便用黑話答道：「我同行！」大麻子又問：「誰指點你到這裏來？」楊子榮說：「是個道人。」那五個人聽了，也就不懷疑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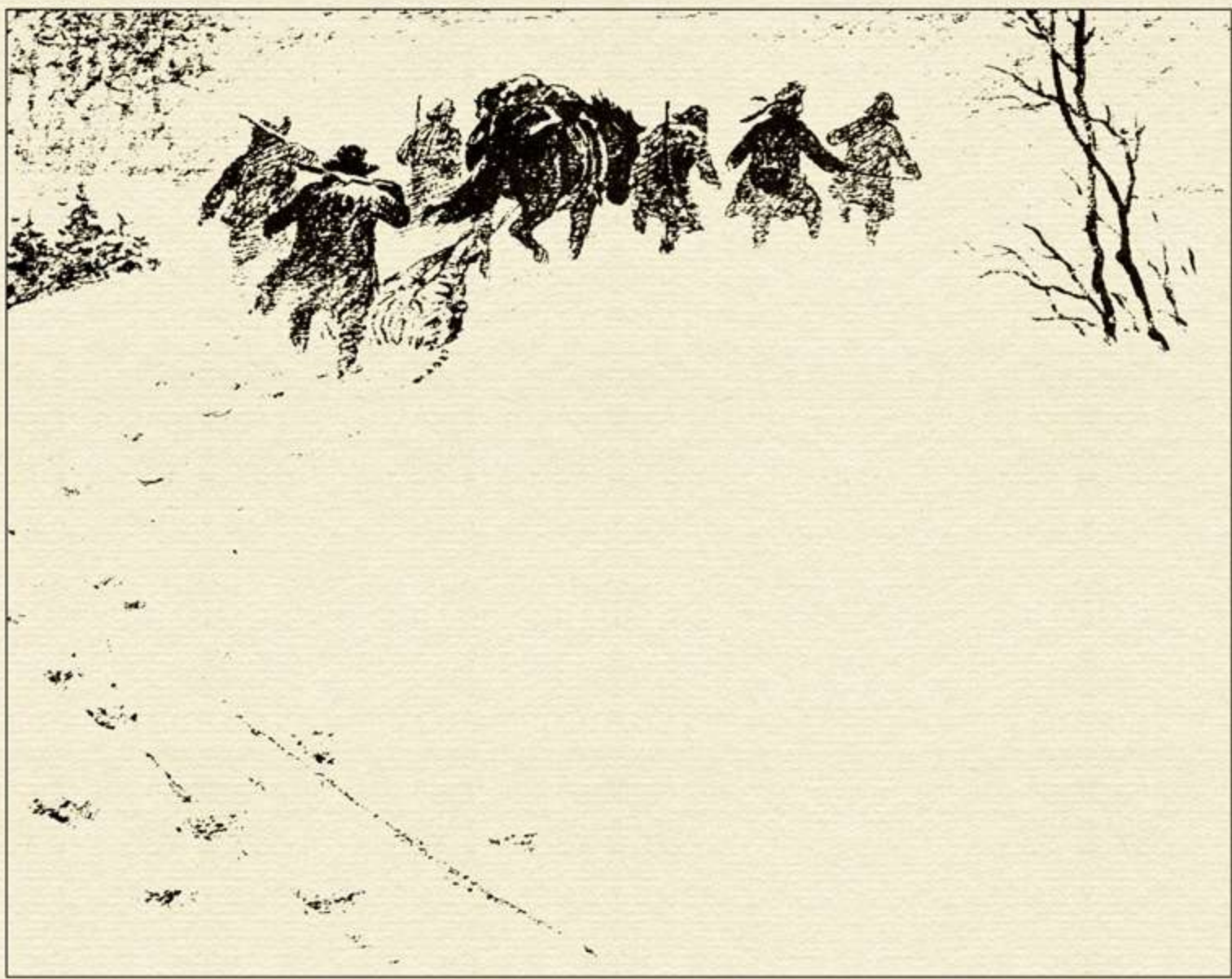
大麻子盯着地上的死虎，笑着說：「老大好槍法！」楊子榮說：「彼此彼此，老大不嫌的話，兄弟奉送。」大麻子伸出大拇指，狂笑着說：「够朋友！够朋友！」



大麻子朝着楊子榮把眼一閉，楊子榮完全明白他的意思，便從腰裏掏出一塊黑布，蒙在臉上。



大麻子用匕首削了一根樹枝，把一端遞給楊子榮，另一端自己握着，順着來路把楊子榮領上威虎山去。



楊子榮被領進威虎山的大本營，去掉眼上的進山罩，抬頭一看，祇見座山雕坐在正中一把大椅子上，他手下的八大金剛，坐在兩旁，每人手裏握着一把匕首，寒光逼人。



座山雕瞪着一對圓溜溜的怪眼，直盯着楊子榮，三
分鐘不說一句話。楊子榮像受刑一樣難熬，但他竭力
忍耐着。



半晌，座山雕突然用一種最機密的黑話，說：「你好大膽，敢來氣你祖宗。」楊子榮不慌不忙用黑話答道：「要是這樣，叫我滾下山摔死，掉進河裏死！」



座山雕又緊逼一句：「內行，是老把手？」楊子榮說：「不吹牛，闖過大隊頭。」座山雕見楊子榮的回答又流利又從容，嗯了一聲，向後一仰，就靠在椅圈上。



接着八大金剛一人一句，又輪流問了一些普通黑話，楊子榮對答如流，沒有一句難住他，但是他從俘虜嘴裏學來的黑話，也快用完了，心裏不免有些急。



正在這時，座山雕突然從椅子上直起腰，把手一揮，八大金剛停止了發問。座山雕說：「這麼說，你是許旅長的人了？」楊子榮一聽黑話結束，心裏輕鬆，便點點頭回答他。



座山雕說：「你想怎麼辦？」楊子榮說：「投奔三爺。」座山雕說：「山窮水盡，可有點進見禮？」楊子榮笑嘻嘻地說：「托三爺的威風，一祇老虎碰到我的槍口上。」



座山雕心中歡喜，使了一個眼色，八大金剛之一的大麻子，忙從身後舀了一大碗酒，遞給楊子榮。楊子榮知道敵人進門坎子的手續，已經結束了，接過酒，喝個幹淨。



楊子榮喝完酒，心想把禮物再晚一點獻出，好讓這些匪徒看重自己，便說：「三爺，我胡彪跟許旅長多年，這次奶頭山被共軍打破，我走了一個多月，才到這裏。」



座山雕急于要知道「先遣圖」的下落，便打斷楊子榮的話說：「樂平樂副官哪裏去了？」楊子榮看透了他的心思，故意嘆了口氣：「別提啦！」



座山雕忙問：「你看到他沒有？」楊子榮說：「是見到啦！」座山雕問：「他心意怎樣？」楊子榮見談到了正題，故意拿出架子，說：「媽的，一言難盡，請再來一碗酒，咱慢慢談。」




座山雕爲要探聽樂平的消息，忙令大麻子再留一碗酒來。楊子榮接過一飲而盡，拭了拭嘴，編出一套話來。



老樂和我一見面，就拉我去投侯專員，我說要投三爺這兒來，他說，你去孝敬座山雕幹啥？

這一套假話，編得活龍活現，座山雕氣得呼哧呼哧直喘大氣。



老樂還掏出“先遣圖”，朝我眼前一擺說：“看看，老胡！咱有這個，到侯專員那裏，當不上團長，也幹他個中校參謀。”

接着，楊子榮又說他怎樣用計，怎樣從樂平手裏盜到「先遣圖」。座山雕和八大金剛聽了，樂得把大腿一拍，向楊子榮伸着大拇指叫好。



這小子向我許那匹酒灌這
馬，我不給，他又想用酒把這
我，我可是一連八大碗，我拿
小子醉得人事不省，我拿
“先遣圖”就溜來啦！

楊子榮一笑，掀開大衣襟，用匕首割開衣襟角，拿出「先遣圖」，向座山雕一晃：「三爺，看看，咱老胡給你帶來了！」



座山雕見了大喜，忙走下座來，接過「先遣圖」，拍拍楊子榮的肩膀，說：「老胡，真不含糊！我現在封你為威虎山上的老九，將來地盤一擴大，還可以獨轄山頭。」

別忙！咱們是國軍，總還得有個官銜，現在我委你為中央先遣軍濱綏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團副！

謝三爺！



說着，親手舀了一大碗酒，遞給楊子榮：「來！老九，祝賀你勞苦功高，榮升上校團副。」八大金剛也跟着一起道賀。楊子榮謙遜了一下，接過酒又是一飲而盡。



再說少劍波，自從楊子榮、樂超家走後，他就帶着小分隊離開了黑瞎溝，沿着森林小鐵道，連夜向深山裏的一個小屯——夾皮溝挺進。



天亮時來到夾皮溝。祇見家家關門閉戶，沒有一個烟自冒烟，街上冷清清的，看不到一個人。



劍波要各小隊找房子住下，自己和高波走進屯中央的一戶人家。高波溫和地對房主人說：「老大爺，我們在你家住住吧？」主人冷冷地說：「隨便，怎樣都成。」



高波又滿臉陪笑說：「我們住哪兒，請指點一下，我們好自己收拾。」主人還是一動不動。高波見他滿肚子不願意，便退了出來。



誰知找了幾家，都不願接待。戰士們也都遇到同樣情況。劍波便令全部住到車站的破房子和山神廟去，自己上山割草攤鋪，打柴燒飯，并向群眾展開宣傳工作。



戰士們按照劍波的命令，深入到一家一户去進行訪問，并向群眾宣傳政府的政策。他們聽了以後，終于把對小分隊冷淡的原因，說了出來。



原來夾皮溝是個大木場，全屯五百戶人家全是林業和鐵路工人，日寇投降後，工人奪了鬼子的槍，武裝自己。誰知座山雕匪幫被人民解放軍擊潰後，竄到這裏，繳了工人的槍，搶走屯裏的一切。



現在屯裏人沒吃沒穿，他們不了解解放軍，把對座山雕的仇恨，移到小分隊的身上。劍波和小分隊的同志了解了這些情況，紛紛取出自己的衣衫、衣褲，送給群眾。



傍晚，少劍波又在屯裏找來司機張大山和裝卸工李勇奇、馬天武來談話。劍波說：「工友們，很對不起，你們的痛苦我們不知道，現在我們要想辦法弄糧、弄衣服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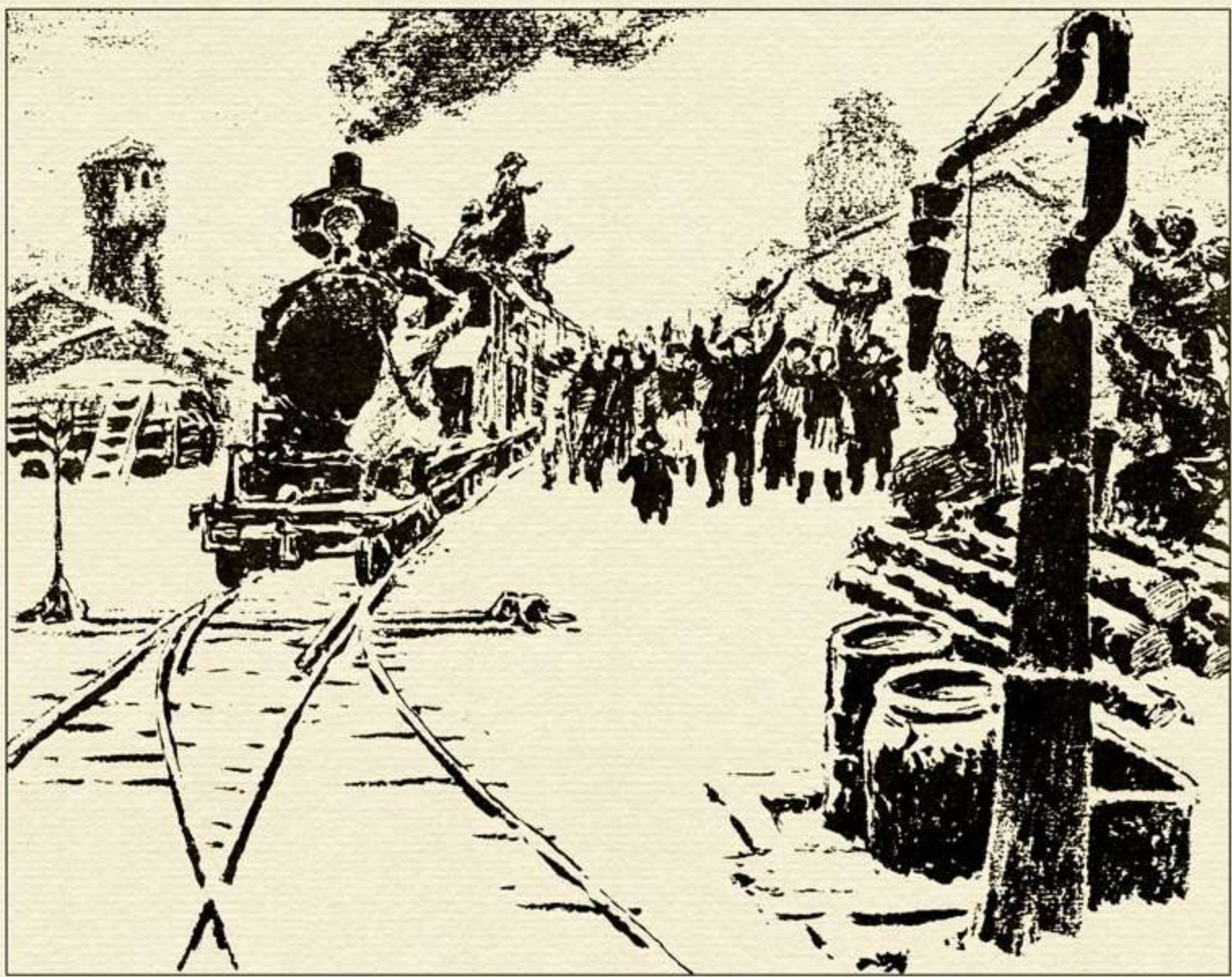
三個人一聽，一齊盯着劍波問：「這辦得到嗎？」劍波說：「夾皮溝有成堆成嶺的木材，祇要我們動手就成。」說完，又問張大山：「機車修得起來嗎？」張大山滿有把握地說：「能！」



三個人都十分激動，興奮地告辭而去。當天晚上，鬆明火把，照亮了夾皮溝。戰士、工人、老頭、婦女，還有孩子，砍樹伐木，個個幹得滿頭汗。



天亮了，兩臺小機車拖着長長的兩列原木和清道車出發了。高波帶着劍波的信，坐在清道車上，向着歡騰呼喊的人群，不住地揮着手。



第五天，小火車在群眾歡呼聲中，開了回來，駛進車站。高波和一個班的押車戰士跳下車，跑到劍波面前，排成一行橫隊。高波把團長的一封信，遞給了劍波。

報告，完成任務回來！團長來了一封信，並派了一個班。



少劍波向司機張大山等握手致謝後，拆開團長來信，邊看邊笑道：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真解決問題。」



他爬上滿載糧包的平車上，大聲地說：「工友及家屬同志們，黨和政府給咱們撥來了兩萬斤救濟糧，戰士又把自己節約的糧食撥來一萬斤，上級決定全部分給大家。」



劍波接着又說：「政府還給我們發下了一百件棉襖，兩百條棉褲！」場上又是一陣歡呼，老人和婦女的眼睛裏，不禁淌下熱淚。

黨和政府爲了讓我們過個好年，還給咱捎點年札，全屯不分男女老幼，每人五斤白面、七斤大米，這是三萬斤以外的。



劍波停了一會，又說：「座山雕搶走我們的東西，想餓死我們。現在政府撥來了糧，救活了我們，又給我們开辟了生產大道，我們要好好保護糧食，保護生產。」



群眾激動地要求發槍去打座山雕。李勇奇說：「過去，座山雕有七八千人，咱對付不了，現在只剩下兩百人，要是有了槍，咱夾皮溝的人，一人也能對付他三個！」



劍波很高興，他說：「工友們，我相信你們，現在決定把槍發給你們，一來可以打野獸，二來可以打敵人。」李勇奇當即帶領群眾，到一節指定的列車前去領槍。



當夜，張大山和馬天武組成了生產委員會；李勞奇帶頭，組成了五十八人的民兵大隊。夾皮溝，鍋蓋揭開了，烟囱冒烟了，全屯一片歡笑。



每天天不亮，劍波就帶着小分隊去練習滑雪，教練官是劉勛蒼和李勇奇。劍波對學好這門技術，看成是在林海雪原裏殲滅匪徒的一個重要關鍵，命令苦練十天。



頭三天，戰士們不知摔了多少跤。直到第四天，才掌握了技巧。摔跤少了，速度快了，小的障礙物也能讓過去了。



戰士們穿梭似的來來往往，勤學苦練，每隔一小
時，座談五分鐘的要領和體會。他們得到了一條秘
訣：祇有勇敢，才能找到竅門；有了竅門，就能更加
勇敢。



那邊，楊子榮已往威虎山當了十天團副。在這十天裏，座山雕好像毫不懷疑他，可是楊子榮却非常謹慎，除了座山雕睡覺外，總是伴在他的身邊。



這天，楊子榮利用當值日官的機會，在前後山跑了一整天，觀察陣勢。威虎山前環是梅花形的五個小山包，每個小山包上，修了九個地堡窩棚，分成三組，組成交叉火力。



地堡與地堡之間，都有暗溝相連。中間那個小山包脚下，就是威虎廳。威虎廳周圍又修了四個地堡窩棚，內置輕機槍，堵着山坳要道，防守十分嚴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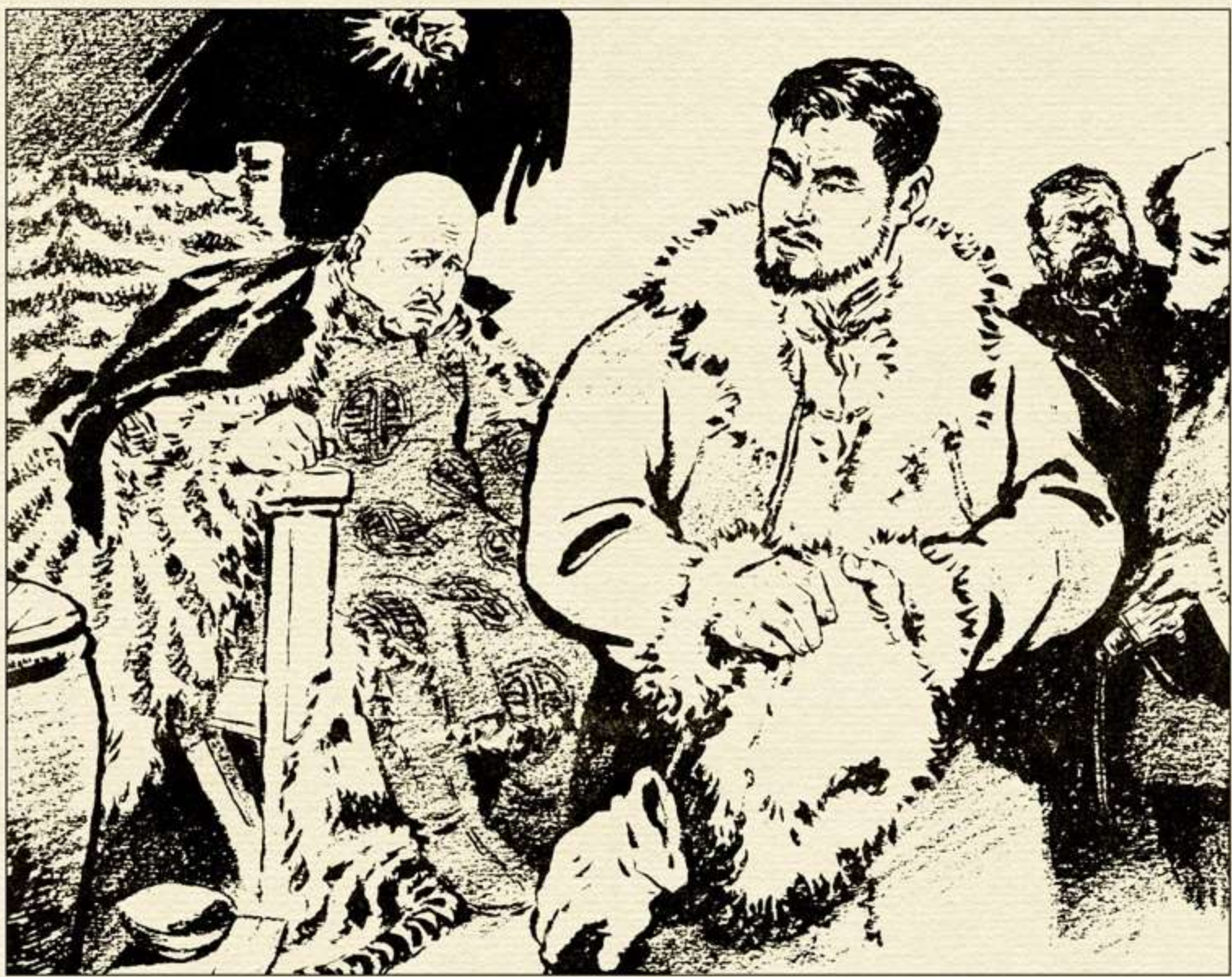
看了陣勢，楊子榮心情沉重，一整夜沒合眼。他假裝熟睡，却不住地在轉念頭：「敵人這個陣勢，的確厲害，硬打不成，怎麼辦？小分隊的力量幹得了嗎？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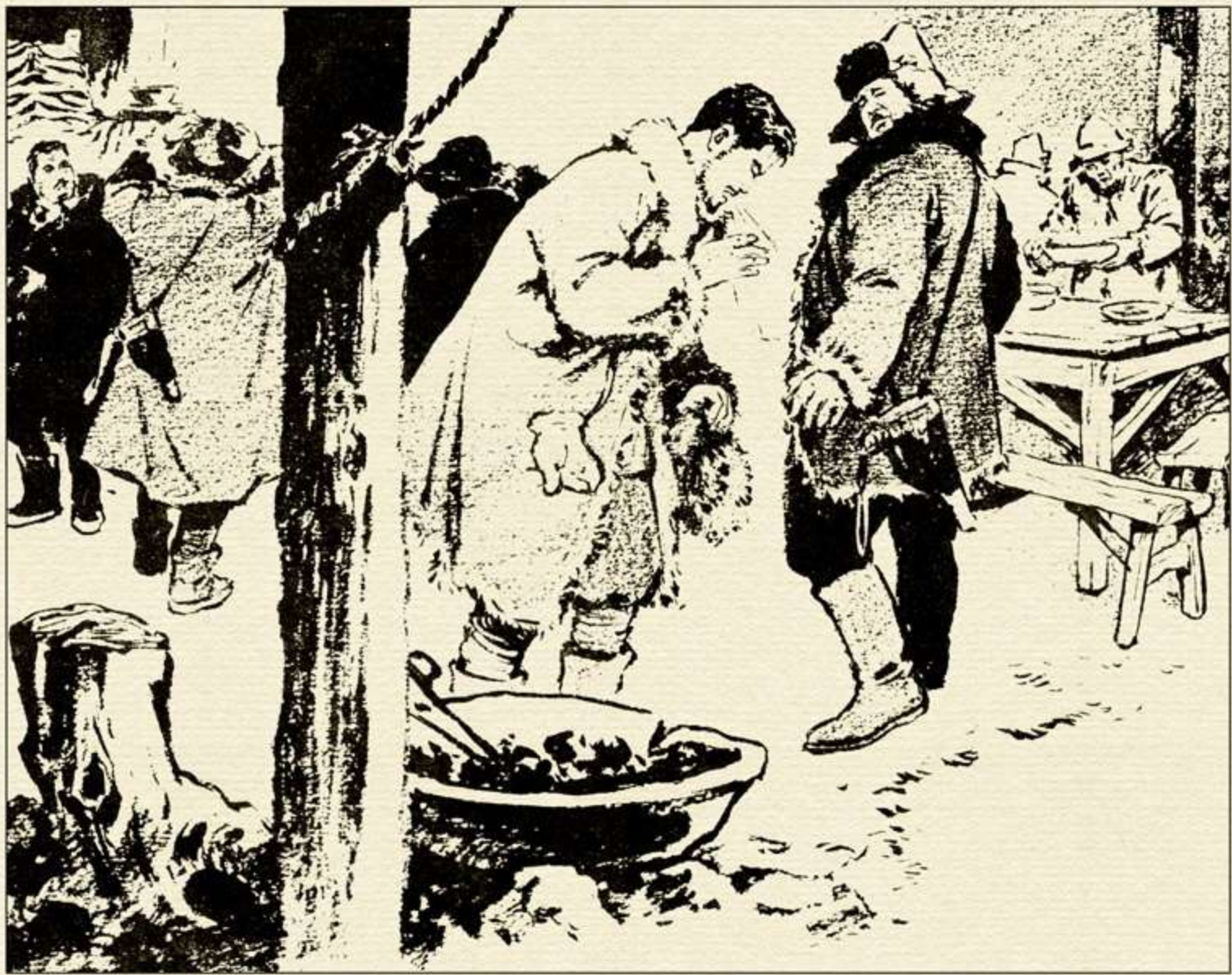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早晨起來，楊子榮覺得有點頭暈。當他和八大金剛一起去見座山雕時，發現座山雕的目光突然向自己閃了兩閃。



楊子榮猛的一驚，心想：「不好！因為思考帶來了表情，可能引起座山雕的疑心，怎麼辦？」就在這一剎那間，座山雕的目光，又一次射向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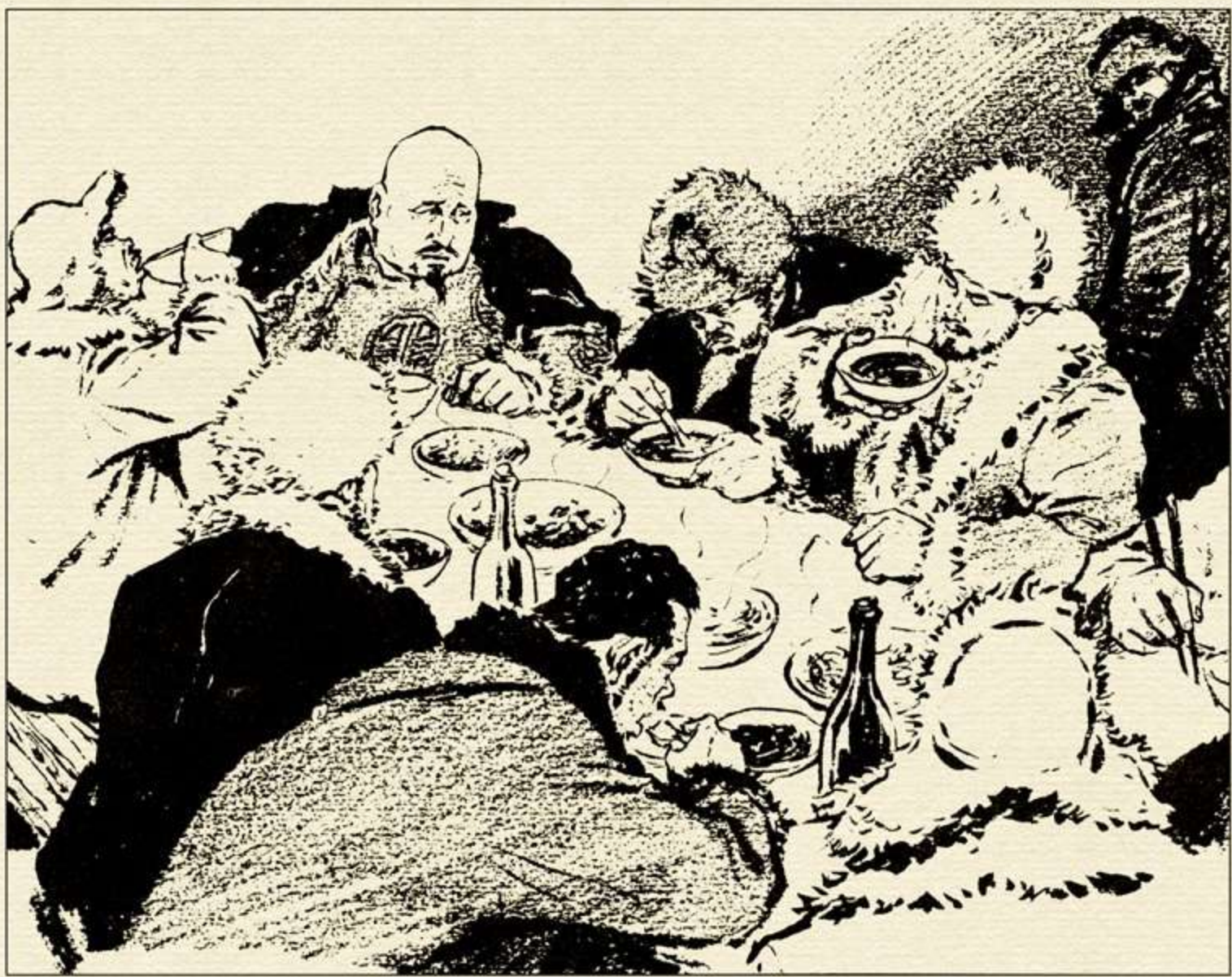
楊子榮故意把臉轉向門口，用鼻孔慢慢地抽了兩下，一個冷噤，「哈欠」一聲，一連打了幾個噴嚏。他呆呆地靠在木柱上，看上去像個病人。



大麻子見了，問道：「怎麼啦？老九，傷風了吧？」七金剛也這樣問他，祇有座山雕的神色還有點特別。楊子榮故意說：「不要緊，小病小灾，放不倒我老九。」



早飯時，楊子榮祇喝了兩口菜湯。這時座山雕也不知是真是假，叫伙食長燒來了兩碗姜湯。楊子榮一口氣喝了下去。



喝完姜湯，他對座山雕說：「三爺，我回去發汗！」座山雕囑咐了幾句。他把大皮帽扇放下來，起身走了。



回到房裏，楊子榮把被蒙上頭，躺在鋪上，不住地思索着怎樣剿滅這座敵巢。一會兒，他又伏在被窩裏，用筆在一張樺樹皮膜上沙沙地寫起來。



下午，威虎廳上擺下一桌辭窳酒，座山雕和八大金剛，正在吃喝，一個敵兵進來報告：「外面的溜子撞牆了！」座山雕一聽，氣得臉色鐵青，喝道：「把這些廢物帶進來！」



不一會，進來五個人，有的吊着胳膊，有的拐了腿……他們顫抖抖地站到座山雕面前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敢吭聲。



一個黃瘦子吞吞吐吐地說：「河神廟定河師傳告訴我們，夾皮溝的火車開動了，拉來不少東西。我們半夜摸過去，想撈點回來，誰知屯裏二、三百人一聲喊，一排槍，打死我們四個……」



座山雕一驚：「二、三百人？天上掉下來的？」
瞪着怪眼不出聲。楊子榮暗暗高興：敵人碰了小釘子
不算，小分隊三十六個人，却被看成二、三百人，他
們不敢去惹夾皮溝。



大麻子把眼一斜說：「眼看到了年三十的百鷄宴，要好好給三爺祝八十大壽，沒想被這幾個廢物敗了山威。三爺，離年三十還有七天，我下去一趟，撈他一把，怎麼樣？」



座山雕點點頭：「不過，夾皮溝不能去，現在要保存實力。可以把力量用在火車上。」當天晚上，大麻子就帶三十幾個人下山去了。楊子榮見了，心裏很急，但又無法阻止。



楊子榮躺在床上，想着怎樣把抄着剿滅敵巢計劃的樺樹皮送到聯絡點去。要是聯絡上，小分隊就會防備大麻子。可是座山雕在暗中一定派人監視他。想了一整夜，競想不出一個主意。



天亮了，他迷迷糊糊地正要入睡，突然東北山包上傳來兩響清脆的槍聲，接着是一片慌亂的叫喊。楊子榮和七大金剛驚跳起來。



剛一出門，祇見座山雕站在門口，有人在高聲叫：「敵人來了！」楊子榮一聽，吃驚不小，心想：「怎麼？小分隊襲來了嗎？我怎麼辦？先消滅座山雕？……」



他仔細察看，發現槍聲很遠，子彈飛得很高，隱約還聽到叫喊聲。他想到小分隊打仗時，既不喧嘩，更不會朝空射擊，因而斷定這是座山雕對他進一步的考察，便道：「三爺，我上去指揮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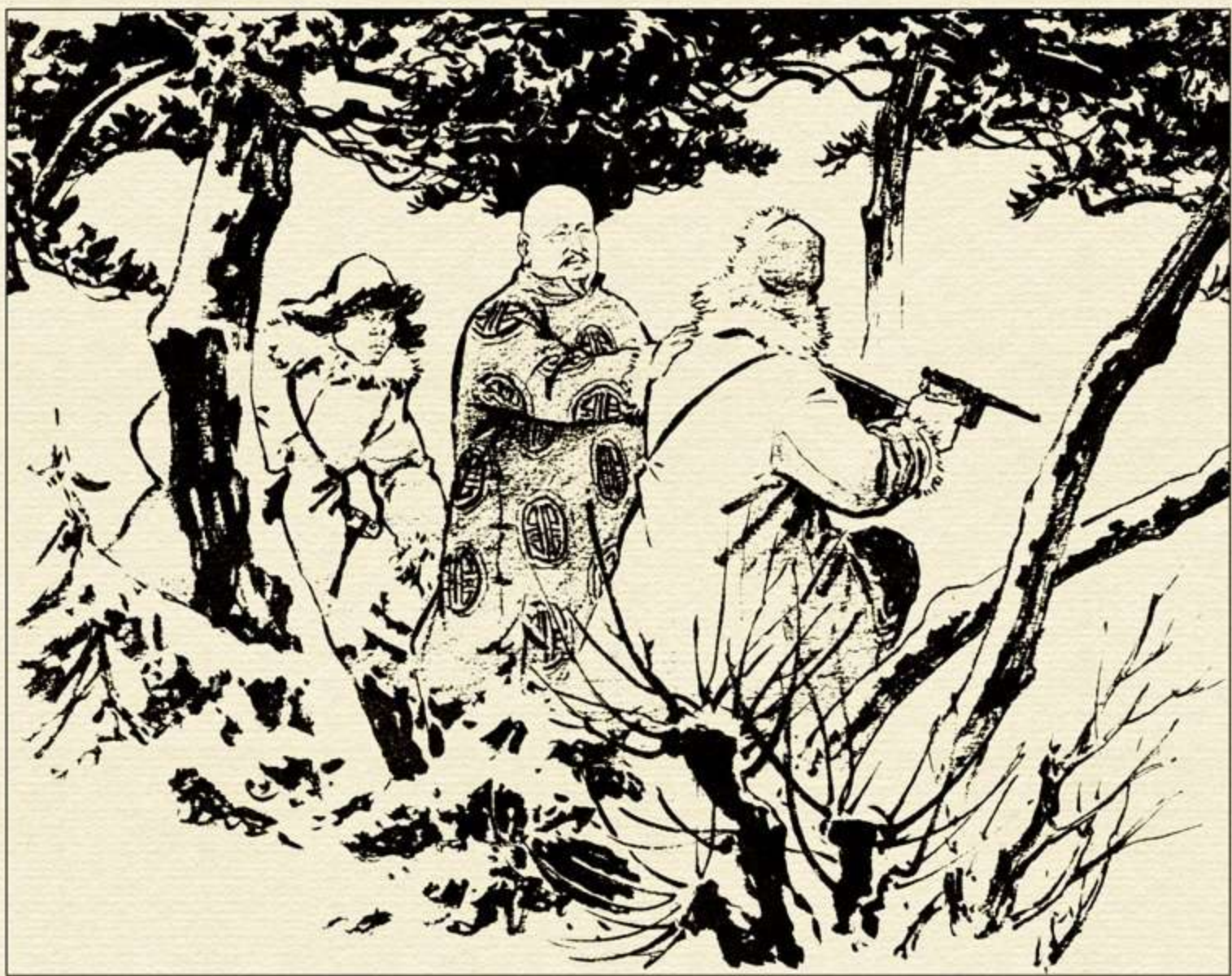
楊子榮說罷，跨開大步，跨開大步，奔上東北的山包，隱身樹後，借着晨光向前看去。祇見幾個黑影在那裏射擊，從動作上看，完全不像小分隊，更證實自己的判斷正確。



他想：「好機會！打死他幾個敵人，又可在座山雕面前顯顯本事！」便把大肚匣子上了把，把快慢機一撥，「啾……」一梭子，子彈像雨點似的落在黑影的周圍。



打了一梭子，又換上一梭子，剛要發射，突然有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。回頭一看，是座山雕和八大金剛之一的塌鼻子。座山雕笑道：「老九，別打！這是我布置的演習。」



楊子榮故意瞪大眼睛說：「三爺，好危險！要不是你來得早，我這一梭子打出去，準報銷幾個！」接着，又帶些埋怨的口吻說：「三爺，你布置演習，怎不告訴咱老九一聲？？」拿我當外人？」



座山雕說：「老九，別多心，這場演習我誰也沒告訴。」楊子榮心裏暗笑，想了想說：「三爺：不能光演習防御，要演習一下追擊，怎麼樣？」座山雕說：「好！老九，你領着他們去。」



楊子榮答應一聲，大聲喊道：「弟兄們，敵人退啦，追擊！」說罷，把大肚匣子一揮，帶着五十名匪徒向山下衝去。



楊子榮帶着敵兵來到自己聯絡點附近，把大肚匣子向前一揮，故意喊道：「目標，正前方小山頂，衝呀！」匪徒們吼了一聲，一起衝了過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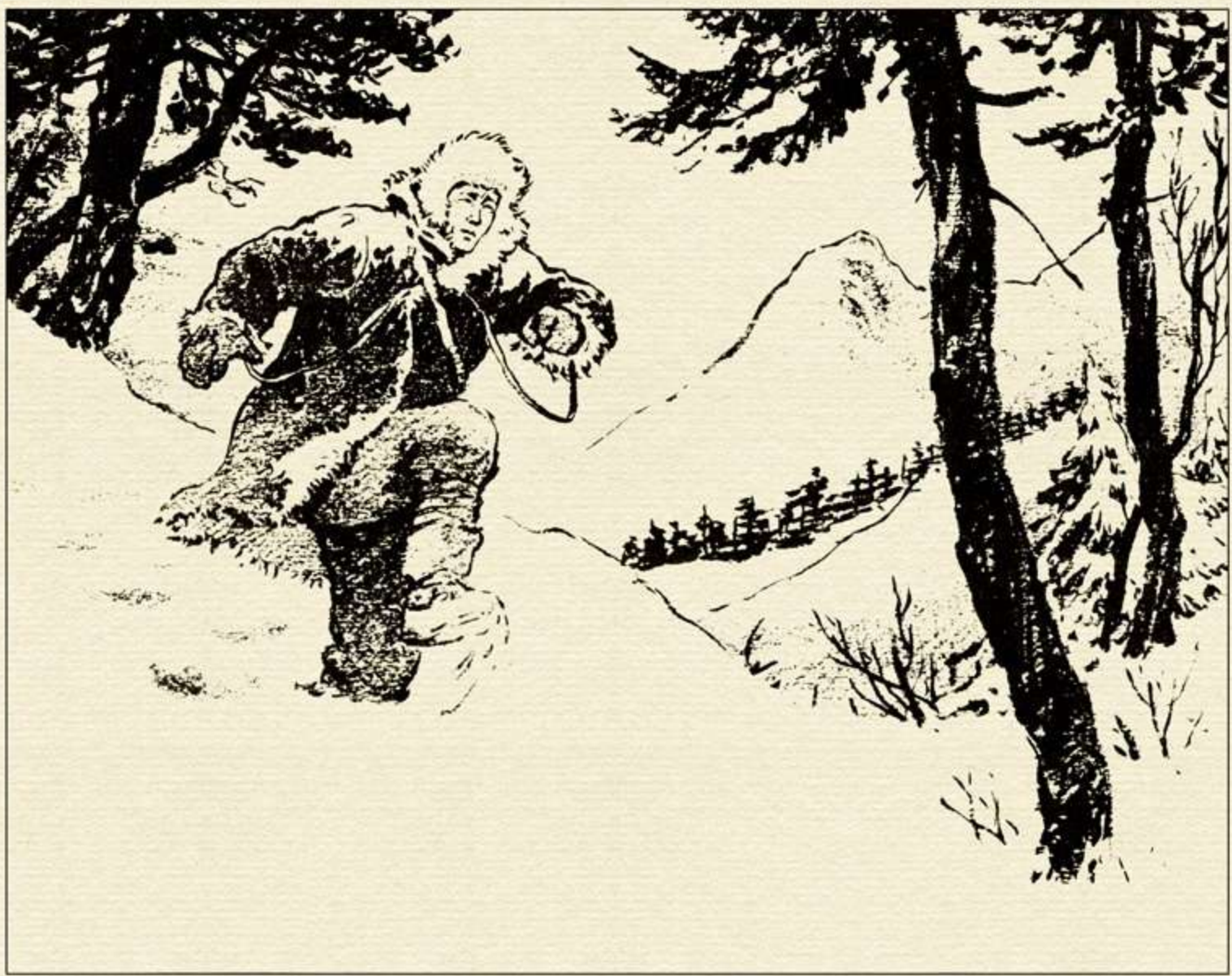
楊子榮忙從烟荷包的布層中取出樺樹皮卷來，把它安放在自己挖的樹洞裏，仍舊蓋上樹皮。



他收拾停當，看看沒有什麼痕迹，才閃身出來，一陣急跑，跟上了演習衝鋒的匪徒。



再說孫達得奉了少劍波的命令，順着楊子榮刻在樹上的標記，在茫茫的雪原上，踏着沒膝的深雪，艱難地趕路。



走着走着，他的兩腿陷在雪地裏，拔不出來。掙扎了一陣，倒卧在雪地上。他側身一滾，便滾出去了。



天色漸漸昏暗，楊子榮留在樹上的記號，仍是沒有盡頭。孫達得十分焦急：完成任務的時間，祇剩三天了……」



走到一個小山包的邊緣，突然發現前面有一棵小樹，丫枝上攔着一塊什麼東西。他頓時樂得跳起來，但又馬上沉住氣，蹲在一棵樹下，仔細地向四周察看了一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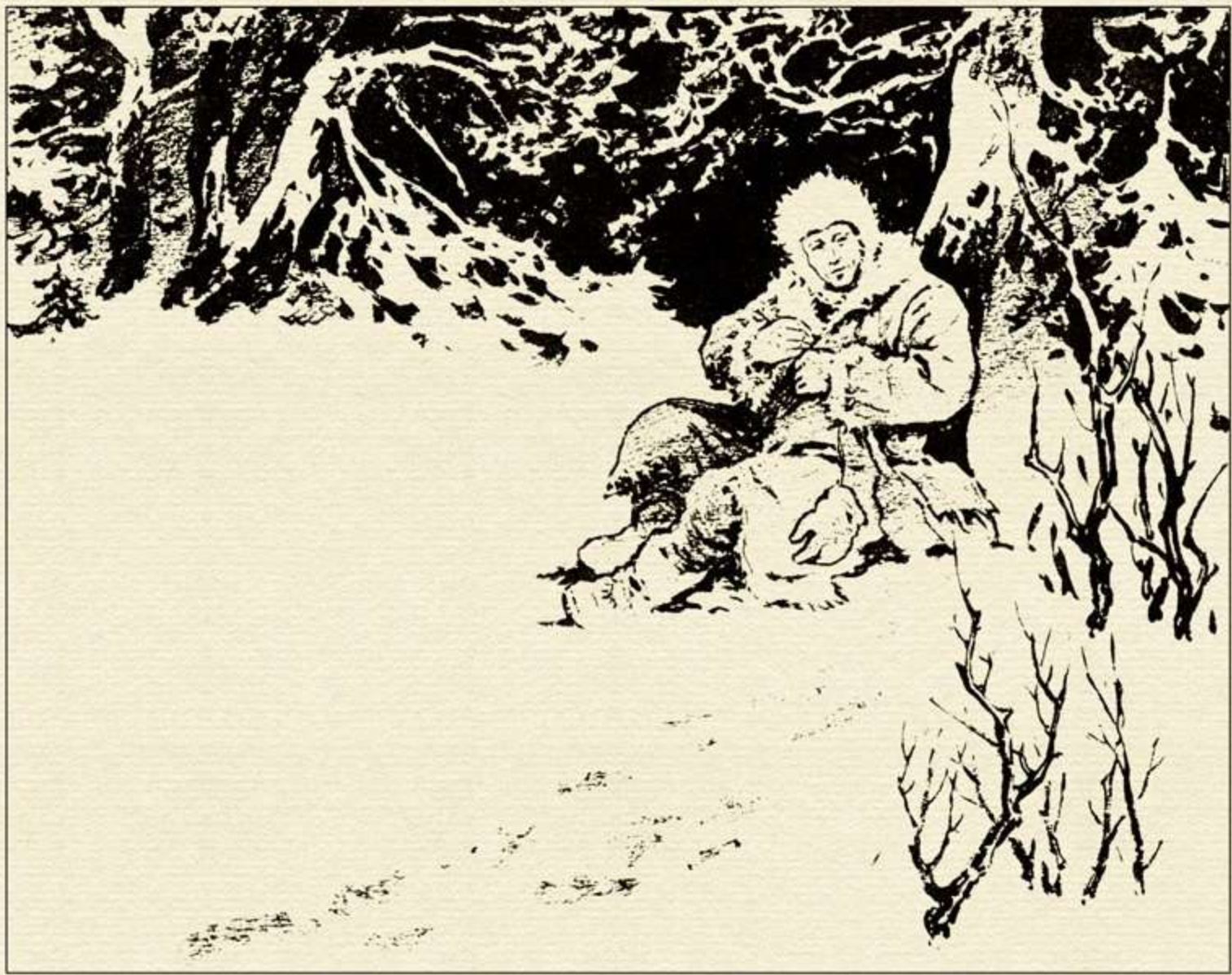
當他確信沒有敵人埋伏時，便跑上去拿下了枝上的那塊黑石頭，一面急急地在樹幹上到處摸索。也許心太急，一時偏偏找不到要找的地方。



忽然，他發現樹皮上有一處有點異樣，伸手一按，那樹皮競活動起來，心中大喜，趕忙拔出匕首，用刀尖輕輕一挑，落下來一片香烟盒大小的樹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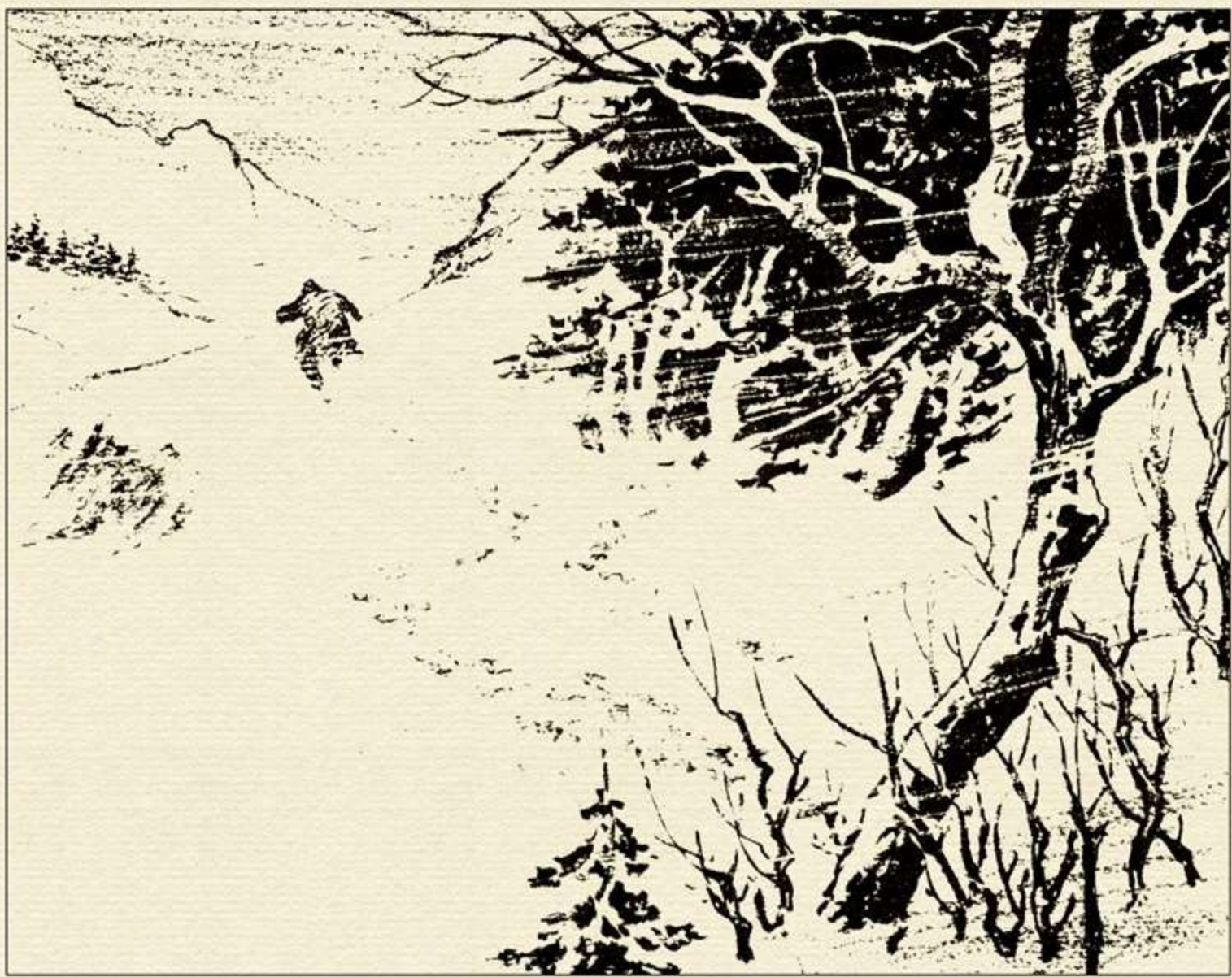
那正是楊子榮藏在樹洞裏的一小卷樺樹皮，他小心地揣在懷裏，準備往回趕。但是他的腿軟了，連挪動一步都十分困難。



孫達得正要倒下來休息一會，突然，少劍波的面容浮現在眼前，好像在說：「達得同志，給你的時間祇有六天，六天完不成任務，那麼我們將會失去任何有利的機會……」



孫達得猛地跳起來，抓起兩把雪，在自己的臉上搓了一陣，然後掏出飯團吞了幾口，跨開大步，從原路趕回來。





深入虎穴
《林海雪原》之三

原著：曲 波

改编：王星北

绘画：罗 兴

王亦秋

责任编辑：谢 颖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1.92